

当今世界的民族关系 与民族问题

赵锦元 葛公尚 等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和我国的民族

问题(代序) 郝时远 (1)

· 民族关系编 ·

第一章 冷战后的世界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 (29)

第二章 俄罗斯族际关系的现状与联邦体制的未来
..... (69)

第三章 西亚、中亚的宗教、民族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 (89)

第四章 南非种族关系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113)

第五章 东南亚华人的同化问题..... (132)

· 民族问题编 ·

第六章 当代欧洲民族问题的新趋向——移民问题与
种族主义..... (143)

第七章 当今世界反犹主义的动向与特点..... (163)

第八章 冷战后东欧民族主义又一新走向——跨境民
族的统一问题..... (186)

第九章 从非洲看世界——当前非洲的民族主义与部
族主义..... (211)

第十章 南亚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230)

第十一章 墨西哥印第安人问题及政府对策..... (241)

· 民族政策编 ·

第十二章	美国民族政策的特色与优势·····	(257)
第十三章	加拿大民族政策的两个转折点——多元 文化主义和土著人自治·····	(277)
第十四章	拉美印第安人的现状及各国对印第安民 族的政策·····	(289)
第十五章	澳大利亚民族政策及其演变·····	(301)
第十六章	越南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	(318)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 和我国的民族问题

郝时远

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过程中，民族问题危机是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并列的重大动因之一。民族问题危机在引发社会动乱、加剧政治演变、挑起族际冲突和造成国家分裂方面的破坏性作用，使 20 世纪人类社会民族过程的第三次重大的民族主义浪潮由此发端。

源起于前苏联和东欧剧变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浪潮，在席卷这些地区之后，又向西欧发展，并以其传染性的狂热向世界各地蔓延，无形中成为填补冷战格局瓦解后势力“真空”的一股强大思潮。在这股浪潮冲击下，一些多民族国家固有的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明显加剧。经久不息的民族战争，日趋严重的宗教冲突，纷繁复杂的领土争端，汹涌不止的难民浪潮，重新复苏的种族排外和日益增多的地方分离，都在这一背景下显著上升。国际关系中的民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已成为发展国家关系和构建世界新秩序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冷战结束前后泛起的这股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不仅

成为国际社会政治论坛和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也成为人们预测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走向和新世纪特点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之一。毫无疑问，这股民族主义浪潮源起于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演变，这些地区至今仍是民族主义分离运动的裂变场。因此，西方敌对势力宣扬 20 世纪共产主义“大失败”和作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都将分裂的判断，曾经流行一时。然而，近年来西方世界和众多资本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分离运动日趋严重的发展趋势，又是宣扬上述理论和作出上述判断的西方预言家始料不及的。如果单纯用意识形态的分野来观察和解释这股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只会重新陷入冷战的羁绊而于事无补；从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民族过程来观察和解释这一现象，则有助于认识并把握民族过程的自身发展规律。

一、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主要特点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城邦国家”是世界古代历史的主角，“民族国家”则是世界近代历史的代表。1789 年法国革命掀起的欧洲民族主义运动，使欧美建立了民族国家体系。当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历史阶段后，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以来，多民族国家的增多开始成为国家结构的现实基础和必然趋势。世界正在变小，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和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经济社会的区域化和一体化趋势日益显著。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下，冷战结束前后泛起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则对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 以民族主义分离主义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重点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包括西欧、北美、西亚和南亚；

(二) 民族矛盾激化导致非主体民族谋求自治，重点在东欧，包括西亚和东南亚；

(三) 民族矛盾的国际化使国家关系趋于复杂，重点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波及西亚；

(四) 民族主义泛滥使一些国家的地方分离主义加剧，重点在俄罗斯联邦和东欧个别国家包括欧洲、拉美和非洲；

(五) 宗教复兴与民族矛盾相交织，重点在中亚、西亚、南亚和北非，包括东欧地区；

(六) 某些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加强对境外同一民族的关注和联系，重点在东欧、中亚和北亚；

(七) 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领土争端引发的内战或暴力活动加剧了难民危机，亚洲、非洲、拉美和东欧是难民最多的地区，难民潮对西欧的冲击最大，还有北美；

(八) 种族矛盾趋于激烈，种族排外主义回潮，极右势力上升，新纳粹主义势力迅速发展，重点在北美、欧洲，包括拉美地区和非洲；

(九) 由于民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起的武装冲突和暴力纠纷旷日持久、不断增多。主要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中东、非洲、南亚，包括西欧；

(十) 在复兴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出现的复旧风潮以及民族排他性，重点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包括北亚个别国家。

从上述十个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出，冷战格局终结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虽然集中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但是其冲击欧洲

并向世界蔓延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国家的民族矛盾、种族纠纷、宗教冲突、领土争端、利益争夺都在这股具有极端性和狂热性的思潮影响下明显加剧，东西方冷战对抗的结束，并没有带来世界和平。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雄心勃勃构筑国际新秩序的喧嚣，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和不断增多的国际热点而趋向于消停。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能力的局限和西方大国左右形势的霸权衰落，使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民族矛盾普遍化、尖锐化和国际化的现实，已构成人类社会世纪之交的重大不安定因素。如何认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泛起的原因

20 世纪人类社会民族过程出现的三次民族主义浪潮，都是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国际社会新旧体制交替下兴起的。这就是一战前后、二战前后和冷战结束前后民族主义浪潮汹涌的国际大背景。虽然这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时代特征和内容各有差异，但是作为民族过程的自身发展规律却始终发生着主导作用。这就是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民族要发展。所以，从国际大背景出发，遵循民族过程的必然规律，是认识民族主义浪潮泛起原因和发展趋势的基本出发点。

进入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民族过程（形成、发展、融合、消亡）使大多数民族共同体趋向于稳定，并先后跨入了民族发展阶段，民族要发展的前提条件首先是摆脱民族压迫的桎梏，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则要摆脱大国的控制，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正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而掀起的。

（一）一战前后的民族主义浪潮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随着欧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奥斯曼、奥匈、沙俄等旧帝国不断衰落。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欧洲巴尔干半岛各民族，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长期斗争也达到了高潮。1912 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是巴尔干半岛各民族联合反抗土耳其统治势力的民族解放斗争，而次年爆发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则是巴尔干同盟国之间为瓜分马其顿的冲突。由于长期的帝国专制和残酷的民族压迫，巴尔干半岛各民族被奴役分割的历史造成了这一地区民族、种族、宗教群体和领土的多次肢解，所以各民族谋求解放的斗争和建立独立国家的热望中也渗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排他性，几乎所有的巴尔干民族都曾有过建立大民族国家的计划。

巴尔干半岛谋求解放的联合斗争和热衷建立大民族国家的冲突，使沙俄和奥匈帝国利用巴尔干的民族仇怨来确立各自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1917 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使沙俄帝国主义迅速解体，俄国退出了大战。从 1918 年至 1920 年，被称为“各民族监狱”的沙俄帝国领土上曾建立起 70 多个共和国和独立政权。其中除资产阶级和沙俄旧势力负隅顽抗的政权外，基本上都是以民族为依托并且有过独立国家历史的政权。它们中既有苏维埃共和国，又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传统汗国，沙俄数百年对外侵略扩张造就的庞大帝国由此瓦解。当时，列宁倡导的民族自决、特别是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自决原则，对各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运动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随着一战的结束和俄国革

命形势的发展，第一个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22年底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正式建立。在此期间，其他欧洲帝国统治下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也纷纷兴起，德奥同盟在战场上的失败，使奥匈帝国也彻底瓦解，一批民族国家出现在中东欧的版图上，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一战后在英、法、美等列强国家左右下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和其他派生的条约，是欧洲列强战胜国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条约。中东欧地区国家格局和领土划分的重组，不仅使1600万人成为脱离民族母体置于其他民族为主体的国家统治下的少数民族，而且这些新建国家资产阶级大民族主义的膨胀、民族复仇主义的滋长、领土纠纷的隐患，使其在战后的发展中趋向于国王专制和法西斯统治。这些仍处于列强左右的民族国家，事实上都是多民族国家。对内继续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对外图谋他国领土和报复的心理，都在帝国意识的渗透影响下日益加强。因此，一战前后中东欧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欧洲列强的控制和利用下产生了深重的负效应。

但是，一战前后兴起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出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此外印度的甘地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阿富汗的塔尔齐民族主义、中东伊斯兰改革主义和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等都构成了20世纪初期东方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动力。随着俄国革命胜利和一战结束，东方民族

主义思潮所产生的历史合力，成为摧毁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和推动处于殖民统治下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民族自决运动的重要力量之一。

苏联的建立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走向高潮的起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列宁时期的丰富和发展，使上百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以民族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联邦国家中成为现实，这是欧洲旧帝国瓦解以后从未有过的现象。从理论上讲，苏联在帝俄废墟上建立起多民族国家，为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新的思想境界和可资借鉴的模式。但是，在实践中如何消除帝俄数百年对外侵略扩张、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民族压迫极其深重所造成的恶果，怎样通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正确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则仍是一项十分复杂和异常艰巨的长期任务。

（二）二战前后的民族主义浪潮

一战以后，欧美列强构筑了凡尔赛体系，德、奥的海外殖民地被重新瓜分。在这一新格局下，民族主义思潮形成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是以东方为代表的各殖民地国家要求民族自决、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独立国家的运动日益高涨，并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广泛兴起而迅速发展，尤以亚非国家最为突出；二是在帝国意识主宰下表现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断膨胀，尤以德、意、日最为显著。前者是对整个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挑战，后者则是争夺世界霸权的继续。

凡尔赛体系试图维持的列强均势，一方面受到来自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挑战，另一方面受到日本在东方、意大利在欧洲和北非的扩张以及德国大日耳曼民族复仇主义

的潜在威胁。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使欧洲均势急剧变化，希特勒纳粹独裁政权崛起，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的恐怖开始弥漫欧洲。

欧洲的东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随着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进程，在日趋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家领导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联邦制向集权制的转化，使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所享有的自主权利被大幅度削弱，甚至失去了意义。由此引起的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情绪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潮，也在1934年底开始的全国范围的政治大清洗中受到严酷的整肃和镇压。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开始成为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任务，具有深厚社会基础和历史惰性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因此得以公然发展。列宁临终前仍不断强调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死战的严肃告诫，被置于一边。苏联对内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对外的沙文主义，开始逐步形成。

根据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德国以闪电战的攻势侵入波兰后，英、法对德宣战，二战爆发。同时，苏联入侵波兰，占领了以乌克兰、白俄罗斯人为主要居民的波兰东部地区。苏德瓜分波兰后，德国迅速展开西线战争，苏联则于1940年占领了芬兰的卡累利阿等地、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恢复了帝俄时期的版图。其后，德国在其他战线得手后大举进攻苏联，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开始卫国战争。

1944年10月，随着苏联红军战略反攻向东欧迅速推进，反法西斯同盟国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提上议程，邱吉尔与斯大林就巴尔干半岛战后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力首

先达成协议，欧洲强权政治划分势力范围、主宰小国命运的秘密外交老传统再次发挥了作用。1945年2月，美、苏、英三巨头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这次会议承认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曾取得的领土以及苏联红军在东欧已到达之地的势力范围，同意波兰向西吞并德国的大片领土以补偿其东部的损失。同时，美苏商定关于战后在亚洲的势力划分，即承认美国在战后对中国“起领导作用”，支配蒋介石政权；承认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现状并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对中国东北享有的权益。中国作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在战争尚未结束便被瓜分了。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为了取得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保证，接受了根据雅尔塔协议派生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了外蒙古独立、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权，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将除旅顺和大连以外的全东北交国民党接管。美国对中国的图谋是其帝国主义本质决定的，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世界强权的政治交易，恢复和维护帝俄扩张在中国攫取的权益，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苏联对日作战，是为了支持东方反法西斯斗争还是为了替日俄战争中帝俄的失败雪耻？这显然是不难判断的。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除台湾外）由此结束了百多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的历史，雅尔塔协定关于美苏在中国的利益划分成为一纸空文。1950年中苏两国签订了平等互利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不仅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也打破了大国强权构筑雅尔塔体制的远东藩篱。

从战后到 1949 年,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欧诸国和中国取得的胜利,使 20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达到高潮。其后,法国在印度支那战场的失败,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失败,又出现了北越、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从战后到 60 年代,以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为代表的亚非拉各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也形成高潮,西欧各国的殖民地几乎全部丧失,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走向瓦解。亚非拉各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或多或少地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这些社会主义虽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是其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的取向却使众多的前殖民地国家结成了两极对抗格局中的第三世界力量,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这正是二战前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主流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潮流荡涤着传统帝国瓜分世界的模式,冲刷着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邪恶,同时也寻求着民族平等和发展的出路。如何正确处理 and 解决民族问题,成为世界上每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 冷战结束前后的民族主义浪潮

二战结束了欧洲列强称霸世界的历史,同时造就了雅尔塔体制下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霸权的冷战格局。东欧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化,使柏林墙象征性地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界线,而美苏两霸谋求对抗均势的军备竞赛则在世界各地开辟着两极对峙的前沿阵地。

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历史的地位和二战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否认的;战后它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和帮助也是不能抹煞的。但是,苏联以自我为中心、以老大哥自居的强权

态度，往往在支援兄弟国家的同时把自身的意志和模式也强加于人，这使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后始终未能自主地探索出符合本国实际的建设道路。任何试图偏离苏联轨道的主张，都会遭到干预、诋毁和制裁。苏南、苏中、苏阿、苏波、苏匈、苏捷、苏罗关系的变化，都使苏联构建苏式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观愿望面临着日益增多且难以克服的矛盾。事实上，苏联本身在列宁以后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轨道，在意识形态的表象下，对内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对外的沙文主义对沙俄帝国的历史继承性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来。冷战对抗实质上是两个现代帝国的较量，只是苏联作为现代帝国更多地渗透着传统帝国的色彩。

就处理民族问题而言，苏联对开发中亚、西伯利亚和解决北方小民族的生产生活等问题，的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确实使很多处于落后状态的非俄罗斯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但是，这一进步的过程从总体上来说又是使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的过程。高度中央集权的命令主义管理体制，使各非俄罗斯民族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实体丧失了根据民族和地区实际发展经济文化的自主权利；对非俄罗斯民族维护民族特点、保留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合理要求以及对现状不满的情绪，统统作为地方民族主义加以打击；特别是战后对 10 多个民族进行惩罚性的迁移流放，撤销自治实体，随意区划地方隶属关系，强行推广俄语文，篡改沙俄侵略扩张的历史，无以复加地鼓吹俄罗斯民族“救世主”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业绩，人为地加速民族融合过程，宣扬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等一系列做法，不仅造成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社会化氛围，而且也造成了非俄罗

斯民族地方民族主义抵御性、反抗性的政治化潜流。从60年代开始，一些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的地下活动就趋向于活跃，这种活动与其历史上被沙俄吞并和一战独立后再次被苏联占领的复国主义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新的分离主义运动。然而，苏联领导人在高压政策和美化宣传中自我陶醉，对民族问题危机的隐患却处于麻痹状态，热衷于与美国在全球进行军备竞赛的较量。国家经济结构的严重比例失调，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的恶果，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受到严重制约，这样的社会主义必然引起各民族人民的怀疑和失望。

东欧国家在苏联的控制和影响下，一方面对苏联左右国家权力的做法十分不满，激发起强烈的但又不得不隐忍的民族主义情绪，尤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最为突出；另一方面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上也直接受到苏联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其历史上大民族主义的恶习呈现实的发展。有的国家则更为激进，如保加利亚政府强迫境内土耳其族人改用斯拉夫姓名，撤销土语学校，拆毁清真寺，宣称保加利亚是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其他民族成分。这是东欧国家中无视民族平等，实行强迫同化最典型的一例。东欧地区，特别是巴尔干半岛国家，历史上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帝国瓜分，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群体多次被肢解分割。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很多国家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民族平等的政策，但在实践中民族主义的历史偏见不仅始终未能克服，反而不断发展。特别是大民族主义“两刃剑”的负效应，使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一触即发的敏感区。一国中大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不平等待遇，立即会引起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母体国

家的强烈反应。这种反应使对象国怀疑国内少数民族要求平等权利的愿望是制造分裂，从而进一步强化控制和压制，国家关系也因此趋于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都成为引发民族纠纷的媒介。

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东欧国家对苏联的民族主义抗争和对内民族政策的错误，使“铁幕”后的社会主义阵营不断产生着矛盾和裂痕。西方敌对势力寻求“铁幕”裂痕进行渗透的和平演变战略，也因此找到了突破口。在西方战略家眼中，苏联帝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全球性的，美国通过与苏联的核军备竞赛可以达到均势，遏制苏联的继续扩张；二是东欧，西方可以利用东欧国家对苏联殖民性控制的不满所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来鼓励东欧的分化，瓦解苏联帝国的外围；三是苏联非俄罗斯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鼓励这种情绪从要求经济文化自主权向要求分享政治权利发展，以多民族为战略缺口，以非俄罗斯民族为战略重点，以苏联解体为战略目标。

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只有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问题来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抵御外来破坏最有效的手段。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苏联改革，却背离了这一原则。戈氏的“新思维”和“公开性”掀起一股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逆流，进而发展成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恶浪。苏联本身和东欧国家由此走上了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集中爆发的社会危机道路。而民族问题往往扮演着引发社会动乱的角色。例如，1986年12月，苏联哈萨

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发生民族骚乱，其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发生旷日持久的冲突；1989年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民族冲突发生后，苏联的民族危机达到高潮，民族主义极端势力恶性发展，离心力与日俱增。1989年2月，南斯拉夫科索沃自治省爆发了阿尔巴尼亚族工人罢工和市民抗议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进而转化为激烈的民族暴乱。其后，以分离主义倾向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势力在各共和国形成气候，尤以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最为严重。1989年4月，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人聚居区爆发了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数月之间有30万土耳其居民移居土耳其，这一移民浪潮引发了保加利亚的社会动荡，为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组织提供了公开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契机。1989年12月，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爆发了匈牙利族人反对政府强令该族新教神甫迁居的示威游行，进而发生流血冲突。这一事件引发了首都和其他城市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军队参与的武装冲突，几天之间罗政权易手，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不难看出，民族矛盾所引起的社会动乱，是加剧这些国家社会演变的重大动因。而社会政治形势的逆转则加剧了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苏联和东欧的民族主义浪潮终于形成大气候。

苏联和东欧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植根于这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失误和错误，借助于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影响和公开支持，利用了苏联和东欧国家背离社会主义自身完善原则的改革环境，使历史上的民族积怨和现实不满纠合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极端性和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色彩，最终造成了民族分立、国家分裂和冲突不断的局面。这股浪潮的蔓延